







上官平舒展了一下手腳，果然真氣已通，着地道：「老嫗要回苗山莊去了？」

老婦人目中不覺有傷感之色，搖搖頭道：「不回去。」

上官平奇道：「老嫗發不回去，那要到那去呢？」

老婦人道：「我也不知道。」

上官平道：「苗山莊不是老嫗發的家麼？」

老婦人道：「不是。」她目光一注，問道：「你呢，你要到那去？」

玉方東

泰嶽

奇俠



「這可以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你白賠了他近兩個星期，不但賠了一個仇敵，也賠了仇敵近兩個星期的收入，這樣損失，也可謂不小，想不到，以你一向如此精明幹練，也會中了別人的圈套！」

莎蓮娜嘆息道：「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對方是個圈子，而且，他的樣子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中人！這一齣，真是陳腐不堪！」

「從一個人的表面，是絕對看不出他內心究竟是好是壞的，還好，這次你的損失非常有限，就算是一場教訓好了，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莎蓮娜怒氣沖沖的道：「要我忘記這筆賬？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我如果找到他，絕對不會放過他，就算花多少錢！」

杜克一聽之下，

手法高明

會！  
名花  
有，時

陪

男人人  
怎樣個  
樣很懶  
，樣子  
高明的

倦客 天崖  
揜子



蒲州，何中府！他熟悉的城市，他有辟！然而，他又懷然而驚了！

在蒲州城內，可能十個人中會有五個人已經成了殺人犯而逃亡，又怎能在這裏出現呢？何況，他在这个城中也並無有名聲於此，他在望得見城牆的地方止步了。此地的城無道路他都熟悉，他選擇了一條行，相信不會遇到熟人。

多朋友的城市  
知道魯達！  
熟悉的城市中  
北邊的僻路而

京西好  
南宮博·劉

「習文」他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有莊尼的擔證，不容罪。

原來，公司最近頭認為史密夫和紐文公司，公司認為史密夫決定由史密夫頂上。此事為紐文所知，馬上設法補救，也懇求

密夫的同事「山」，終於水落石出，由於文致辭，他終於俯首認罪，領受死刑。

偵分行經理的職位，上列理想人選，但是，兩人統籌兼顧，所以，已暗中統一。

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批文不但不能得到分行經理的肥缺，而且，還要被判謀殺罪名成立，終生監禁，至於莊尼，結果是兩推兼一，偏要莊尼用酒露出了破綻。

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批文不但不能得到分行經理的肥缺，而且，還要被判謀殺罪名成立，終生監禁，至於莊尼，結果是兩推兼一，偏要莊尼用酒露出了破綻。

魯達沒有計算路程，直走到三十里外，他才停  
日中走了一個，直走到三十里外。  
這天，他僅在午間吃飯時歇了半個時辰。  
這天，他在路上看到過些甚麼也不記起而  
面綻，一面想着蒲州的人和事。  
他懷念着劉師傅以及他的女兒，他又  
煩的老爺，當時可能已六十歲，依然老當益  
知道這老婦人的丈夫以前是作強盜的。有一  
曾遇教七婦人，後來被人所誘而在縣中牛  
地被斬首，老婦人曾受到牽連，直住在  
得，老婦人的日子也過得很辛苦，看來，她  
夫並未留下甚麼給她。  
他說得那名老婦人，是因為他小時時  
兒記着那件事。問下來時，會勸他不要扛  
不要做公差，好好娶一個媳婦過日子……

然於目在一個不同的，自然，他又想起了那牛欄下的，曾經用一雙手攪一鍋叫賽八的，一頓吃盡一個豬頭——那是往事，他走了，怕了，想了這一天，使得他低格，在天色還未經曙了——他戒絕了三鞭酒。

明日，又天涯，他再走……

山西，代州府，雁門關。

雄的北城，在州城有一道重鎮之，大宋皇朝連年在新邊區有和番性，而且是一個和了和番性，路綫算著，認為他在西

北陸地區算上，可算討到一個出身。

同的——他想趁着兩  
夥朋友，有一個渾  
第 三 事！有一個渾  
天往事！  
全墮之時，他就已  
軍區出了事，轉到  
（白）

所以，他用五錢  
的代價，請莊尼去殺  
莊尼請了另一個  
說法讓他在山般的  
寢息，然後把他運入  
當他們把史密夫  
來朝突然想起他袋中  
中國了兩口，再在他  
的用意，是企圖開闊  
是喝醉了酒，幫軍區  
他怎樣也沒有想

劉石青讀過表叔的

任監軍，捻子屢次發動攻勢，大舉襲臨，每次被城守擊退，爬上城頭也被砍掉手槍，掉到城下被守兵一連砍死，城守不敢再掉手槍，祇有在下面密佈箭雨圍住，要使寨子官兵餓死。

欽差大臣吳三桂雖離，距離四百多里，又無車可調。但是，也不能不放寨子，祇有從河南想辦法，就電知河南當局出兵援救。

河南省按察使余廉昌是一個紳士，按察使兼稱台道，現在說是一省最高法院院長，本來管不到軍事，但自從太平天國亂起，清制度也亂了，各省大員不論文武，祇要知兵，肯出兵，皆可自領一軍，至於本人的職務，可交由手下代行。

余廉昌接到欽差大臣照會，也聽得透達，如果

到不得  
財物了  
阿阿  
神與肉  
的亡反  
反五反  
二淨，  
阿，也  
同，即  
在

柳觀兒  
，何奇  
，榨不出  
一毫

「逃避  
人意料  
然而，事  
認賊作  
在廣州  
畢仁天  
畢仁天  
該是敵  
吞沒了  
本來嘛

十二：小富之家

本來嘛，畢仁以卑劣手段監硬  
吞沒了阿柳父的財物，阿柳說之  
該是敵對仇人，恨之入骨矣，兼且  
畢仁天生一副人情的狼頭臉孔，  
在廣州被稱為強項的小姐，焉會  
認賊作爹，與虎同眠呢？

然而，事情真變遷出入人意料

雲山

八公散記

大，但是沒有一個女人愛了心，你們也沒有辦法的兒女，幸而你們還有兄弟，現在她走了，臨走時都沒有見你一面說句話，顯然恩惠已斷了，還是算了罷，祇要目下無事，開出一兩串話，劉石寄去公寓開房，好好休息一兩天，然後再決定怎樣做。這晚，他睡在床上，默計兩個月，手摸過臉，祇有兩個手，是個徐福，另一個則是劉石肯決定，如果投舊日的手足，就先找大祖與徐福兩個人的情，記清楚四五年來外面的情況，他記得大祖的父親是江蘇鹽縣的公日記

離亳州祇有一百一十里，的歸德府，第二日探報已將是河南的一個州縣，是安徽省，目前雖已歸還，却是河南的。亳州雖是，一旦被掠，這個堡寨，水便要全部流出。因此余際昌決心救亳州。

但余際昌也驚於捻子人多勢衆，於是野戰，官軍之八九要吃虧，乃採取圍剿戰，如飛馬戰，歸德府出兵，經馬牧集南下，直撲懷河集。

捻子聞亳州已經一個月，師老無功，大家就已知解，忽然聽說官軍攻下懷河集，在張老溝放了一把火，把張樂行的房子燒光，頓時軍心大亂，也理頭回命，紛紛投聚東安。張樂行逃遁，制不下一紙，只得向亳州求救。及至回到懷河集，官軍已經撤走，亳州的圍也不解而解。

(四)

就見端端，不主開的關緊，天曉得！雖然在遠已無條無律，卻的，然而還是不離險份的，利用的，用銀紙運動，有份可以利用的本錢，祇有女胞兒的恢復自由，以犧牲色相手

武俠長篇小說

金

事到如今當然已是打緊很

十二：秘

「玉書生」公

屬於自己一羣的「金

覺得有人向自己，手中

或過白華那兒，

死大開的一個花幹，然後

色誘招攬。

路是山東關東的省城，家

鄉，正值開春，姓朱的，

中年人道：「那就」

有功夫，和幾個棚匠打出一」

「公孫兄請看，前面已現光亮，大概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果然，再在兩個轉折處口等等七八，便走出道兒黑暗甬道，到了那片景色靈奇池水之上。

秦俊宵目光四掃，失聲讚道：

「真想不到，這山腹之內，居然還有這麼一片靈奇幽秘景色！」

0000

楊白澤覺得自己甚麼證問，竟知道不是楊白育的身。」

「秦兄」，即彼此結

110

0000

年尾流流，翌年又係農曆新年一開始，係呢個個個人為中心嘅社會。乜都講意頭，新春乜嘢都帶大吉利是。當然亦希望港府俾的好意頭我地。

點知，港人希望嘅多嘅，當局咁

市民有意，港府無意

·米高·

的，十，十，銀膠，都租

由一根真正正紮，及一  
合牌而成，公孫昌未  
上，自然便成奇蹟。  
是兩根短繩，不兼帶  
奇蹟大包天，他知公孫  
「奇蹟」的奇蹟以後，竟又  
去！

「香公主」楊白翠生  
了，已與「玉手書生」公  
孫昌了了曖昧事情！

楊白翠，楊白翠！公孫  
昌不見五指的黑暗秘  
，讓「紫衣羅刹」蔡發

職未久，但蔡文雄男一  
之愛！

秦漢風韻雖存，  
得上「香公主」楊白  
魅力！

故！一到「泰山  
夜中鼓」會舞練劍，  
波，仍把她在殿內！

周旋！左右葛蘭  
浸宵有甚麼東西？其  
白萍，祇好給其回答  
「楊玉手，我不是  
一個傀儡，我中情若  
易防範。」

公孫昌一面說話，











